

論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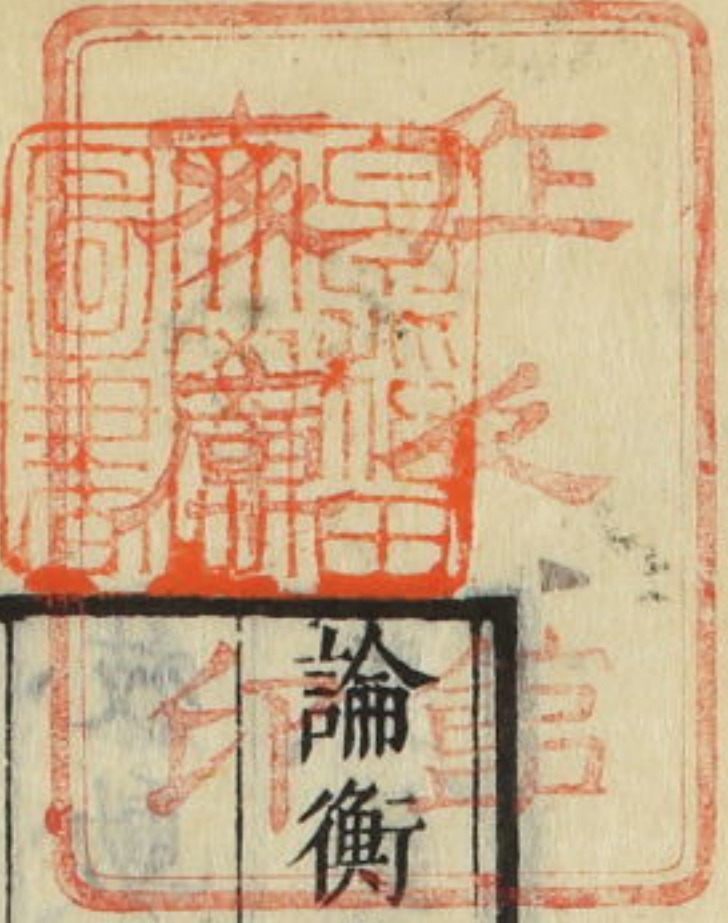
至自
十八



13
3047
5



18
3047
5



論衡卷十五

變動篇

論衡卷十五 變動篇 論變動風氣之應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為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

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
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
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
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
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
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
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
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
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蚰出、起陽氣也、夜及半而鶴

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
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
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
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
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
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
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
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
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

為田家五行作備

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
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
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
為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
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
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
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
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
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

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
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
含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擊於心矣心有所
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
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為韜杆之杆杆東則旒隨
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也鉤
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
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
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

言
卷十五
三
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簞或作筵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燬鼻者，何也？鐘長而簞短，鼻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气，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

蕨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蕨之細，負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未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篋，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為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

言復 卷十五 四
之寃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
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
兩足、奉玉泣出、滌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
和、見拘之寃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
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寃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
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
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
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
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

從或拘
也之誤

十萬之寃、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墮之啼、度過拘囚
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劬告無
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寃、劬告無罪於上天也、
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
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
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
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
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
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

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
知已之寃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
寒而因呼天平卽不然者霜何故降范睢爲須賈所
讒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
流血二子寃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
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
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
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
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

餘丈襄子繫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
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
墻白壤誰哭於秦官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
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
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
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
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
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巽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
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

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

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繚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
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
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
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
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
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
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
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
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

雨、雨猶自暘、暘濟雨齊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
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
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
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
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
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
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
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

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

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

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
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
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
令人君禱祭水、効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
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
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
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賁酒食、請於惠人之前、
未出其泣、惠人終不爲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

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
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爲雍門
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
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
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
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
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
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
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

偏恐爲之
誤

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

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

論衡 卷十五
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鑿和藥者、惻痛慙慙、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孝、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德、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一有也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

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早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

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
間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
仲知非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
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
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
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
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
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

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
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
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
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
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
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
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
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
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

論衡 卷十五
十三
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黠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
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
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
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
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
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
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
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
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人、能飲

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荅享、推祭
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
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
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
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惓
惓樂之意、歡忻、惓惓、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
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
盡已、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
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

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禪也、砥不劇厲、欲求銘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為能說之、屈臨味災言不主此說而全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盞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

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為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
 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
 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為攻陰之類
 也甲為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
 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業
 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為雨雨流為水然則山者父
 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
 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為雨類也孰為親者社上也
 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

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
 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
 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
 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
 為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
 書以泣過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
 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
 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修辱以滅其變
 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為之厭合人意今致雨

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
塞、苟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
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
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昏缺、同類
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推破螺蚌、
爲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
吏卒部民、塹道作堦、榜驅內於塹、堦杷蝗積聚、以千
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陰之類、雨安肯
霽、尚書太傅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

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
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
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
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
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
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
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
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
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

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沈溺
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
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
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
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
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
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
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
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

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
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
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
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
書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猶
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猶自雨
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
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
癘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

醫食藥糞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
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
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
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
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
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
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
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
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

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
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
也以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
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
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
禮以鼓助號呼鳴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
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
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大盛雨湛不霽
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

論衡 卷十五 十九
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筭。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為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場也。陽氣實微。故用物。

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上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幄字一作榻以俟其時。無

惻怛憂民之心、竟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
 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為之、
 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書、
 女媧之象、為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
 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為害、故祭、
 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
 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
 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
 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治、

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十五終

論衡卷十六
董仲舒申春秋之學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
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
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
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
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
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為土虎
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

論衡卷十六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學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
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
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
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
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
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為土虎
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



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
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
無雲雨、况偽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
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
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
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
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
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
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

類說非也、夫東風至

一有
感字

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

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
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
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
也、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
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
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
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為比、二也、齊孟
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為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

論衡 卷十六
二
鷄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偽象致。三也。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埕，以盧爲槲，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

掇芥，磁石鈎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磁石鈎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孟樽，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偽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

論衡 卷十六
茶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
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茶鬱壘也
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冥以禦凶今土龍亦
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
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
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
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
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
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

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竝來聚會夫丹木非
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
魚見上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
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
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
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
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上龍十
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
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

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
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
形象泣涕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
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
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
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
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
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
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

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
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
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旣效驗有十五、又亦有
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
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
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
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以象
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
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亦當感動、立意

論衡 卷十六 五
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
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
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
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
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
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
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
果有狀也。龍蹙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
無雲雨，猶舊交相關遠，卒然相見，觀欣歌笑，或至悲

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
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
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
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
龍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其意以為
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姦，采漁於
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

論衡 卷十六
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
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
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
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
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
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
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
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
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

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
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
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
吾善其政之不苟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
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
矣政不苟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
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或
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苟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
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

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爲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爲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懼殃取禍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爲變魯公牛哀病化爲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爲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水火害人。

人爲蜂蠆所螫爲毒氣所中爲火所燔爲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牛象熊羆豺狼蝨蠹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蠅蠅閩蚩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饑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倮蟲毛蟲饑食倮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

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

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爲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堦、其後果薨、魯昭公且出、鸚鵡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遠、賈誼爲長沙王傅、鵬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爲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鵠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

言後
卷十六
九
鵠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
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
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
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麇入府中
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
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
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

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
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大頭赤則
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
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
應何官吏時謂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
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
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
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爲穀害或時希出而
斃爲害或常有而爲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

說字義點
綴佳

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蝻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
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
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
陳畱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
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
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
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
盡變化不常為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
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

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
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俛蟲三百人為之
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
俱為蟲而相食物何為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
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為變不自謂為災凡
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
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
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
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棗

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
柰。鄉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糞馬屎以
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
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何免
為姦？何則？蟲無從生，土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
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
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蝎不為怪，獨謂蟲為災，
不通物類之實，聞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蟲，蠱若蛾
矣，粟米饑熟生蠱，夫蠱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

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之種類衆
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醯醬不閉有蟲，飯溫濕有蟲，
書卷不舒有蟲，衣襪不懸有蟲，蝸疽蟾蜍蠹蝦有蟲，
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
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
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
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
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
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螭之類，蜚蠊

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
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
獨謂蟲食穀物爲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
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
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
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蹠之吏以秋
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
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
而指謂部吏爲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溫濕生也以

雅譏

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濕饑餒蟲生不禁藏
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
開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蠱開喋准况衆蟲溫濕所生
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
言傷善青蠅污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
階下有積蠅矢明且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
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
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
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

人者莫如蚊蚋。蚊蚋歲生，如以蚊蚋應災。世間常有
 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為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
 蚊蚋食人，尤當為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為災。夫歲生
 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為甚？人之病疥，亦希非
 常疥蟲何故不為災？且天將雨，螿出蚋蜚，為與氣相
 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
 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
 畧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為
 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
 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
 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
 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
 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
 似麇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麇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
 色，獸狀如麇，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
 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

與按麟
當作麇

帝三王臯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麤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牛也顓頊戴牛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卽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肉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

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恒庸鳥獸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臯陶馬口孔子反字設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字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

要務恒當
作恒

姓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
恒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
之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
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楊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
庸庸之知、齋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
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
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
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
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

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
卒見、暫聞、而輒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
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
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
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
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
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
在魯、與孔子竝、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
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

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

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鸛鶴同也、鸛鶴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鸛鶴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於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

論衡 卷十六
從可見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
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
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
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
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
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
有佞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皇願、宣帝之時、佞
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
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

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
任使用氣、往來進退、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
隨多者、効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
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
是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黃
龍出於新豐、群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
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
食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
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蹠橫行、聚黨數千人、

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
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
麟、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
而來至也、鳥獸辭母、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
可知、鳳皇騏麟、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
騏麟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
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
皇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
之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

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麟、生有
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
大、不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
恒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
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
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
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
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
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

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於沛國蘄縣、宣帝時、鳳皇集於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鳥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鳥復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

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莫莢朱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無常本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騏驎、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麋、謂之騏驎、亦或時生於麋、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鵠毛奇羽殊、出異衆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

興按當當作

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
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
奇、奇爲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
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瞍生
舜、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
能得嘉禾、恒見黍梁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
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
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
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

種類無常、故曾皙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
絕、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
鷦、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廢
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
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
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
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
氣也、遭善而爲和、遇惡而爲變、豈天地爲善惡之政、
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

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則鷹
變爲鳩、秋則鳩化爲鷹、蛇鼠之類、輒爲魚鼈、蝦蟇爲
鶉、雀爲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爲老父、授張
良書、去復爲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麋爲騏驎、
鵠爲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褒姒
玄菟之子、二龍滌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
薏苡、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
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騏
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爲當同、案禮記瑞命篇云、雄

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
矣、於彼高岡、鳳皇鳴矣、於彼朝陽、萃萃萋萋、嚶嚶喈
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卽卽足足、詩
云、雍雍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
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案魯之獲麟云、
有麇而角、言有麇者色如麇也、麇色有常、若鳥色有
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鳥之色、故
言其色赤、如似麇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
事色同、故言有麇、麇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

言後
卷十六
如是魯之所得麟者若麀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
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
魯所得麟云有麀不言色者麀無異色也武帝云得
白麟色白不類麀故言有麀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
宣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麀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
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麀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麀小
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
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
騏驎鳳皇之類騏驎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

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况後當復出鳳
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騏驎必已不
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
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麀而角者時誠無
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
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
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
騏驎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騏
驎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

以希見言之、有鸚鵡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
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
鳥聖獸、亦與恒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
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
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為富貴表、不為聖賢驗、
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負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
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鵲麋之
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
化、仁聖之物、何為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於鵲

鵲麋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
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之性、
隱於恒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
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為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
瑞、其孝明宣惠、衆瑞竝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
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
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
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
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

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
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
時、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
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
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翼、必不
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真者、
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
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
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
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真也、

論衡卷十六終

論衡

卷十六

二十五

論衡卷十七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為聖王來以為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人亦聖聖人恹恹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

論衡卷十七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為聖王來以為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人亦聖聖人恹恹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

論衡
卷之七
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
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
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
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
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已察人操行莫能
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麟獨能一有自全而字
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
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
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

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於人何以
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
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麟豈獨
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
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
龍之紀使鳳麟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
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
皇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
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

言復
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
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
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
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
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
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
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
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
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

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
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僉
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
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
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
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
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
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
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

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為聖來矣。剝巢破卵。鳳皇為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為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黃龍神雀皆

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鳳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

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一有出聖物遭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鳥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鳥、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鳥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爲聖王來、是謂魚鳥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

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鳥、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爲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始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

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始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况白魚赤鳥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

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鸚鵒來巢占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麟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鸚鵒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

鸚鵡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著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著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著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

使物物亦不爲天使其來神恠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旣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是應篇

論衡 卷一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禮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蓬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頽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襄之也。風雨

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襄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襄增過其實也。若夫蓬脯蓂莢、屈軼之屬、始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蓬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蕙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臃、夫太平

論衡 卷十七
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蕙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蕙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蕙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蕙以風之乎、厨中能自生蕙、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蕙、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蕙不鼓動、言蕙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須蕙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象生肉、足

論之既虛、則蕙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冀蕙、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蕙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蕙、於十六日日一蕙落、至月晦蕙盡、來月朔一蕙復生、王者南面視筴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蕙、以爲日數、何不使蕙有日名、王者視蕙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冀蕙之生、安能爲福、夫冀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

雪。實。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奠。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未。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察。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奠。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

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曆。日。於。扆。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

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卽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若心

聽

一有獄空

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

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臯陶、雉觥也、儒者說云、雉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

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臯陶敬羊起
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魍魎則復屈軼
之語也羊本二角魍魎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
以爲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
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狴狴
知狴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特
魍魎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
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魍魎觸人則罪之欲人畏
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

知如以魍魎能觸謂之爲神則狴狴之徒皆爲神也
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魍魎謂之巫類
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
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
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
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魍魎之類也河中有
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
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魍魎之觸罪
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

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

時。大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羸。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

言復
卷一
十三
曰澱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
是泉山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
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
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
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
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
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
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
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

露如飴蜜者着於樹木不着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
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
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
樹木察所着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
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
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
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

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聖賢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濇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

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憤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病窮病困則雖扁鵲未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為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

孫皆為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家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

論衡
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
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然字或時政致何以審之
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
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
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
不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
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
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
歲之秋召及四隣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隣善義

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
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
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
致不能為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
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
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
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為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
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
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

論衡 卷十七
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瘟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瘟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瘟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疆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

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疆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烏帑周楚有禍繼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糶在市一貴

論衡
卷十七
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金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

或無或有、未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成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誡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十七終

論衡卷十八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
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
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
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
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
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
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

論衡卷十八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
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
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
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
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
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
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



論衡 卷十八
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爲故，自然焉在。無爲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欲之爲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煙，雲煙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

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爲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爲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

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

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一有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

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蔥，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一本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成生也，自爲生也，故能僉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

論衡 卷十八
四
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
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金爲萬萬千千物乎、
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
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
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
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
見其形、道士以方術見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
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妙、方士巧妄
之僞、故一見恍惚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

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
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
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
地、日夜長、夫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
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握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
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
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
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
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

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鑑，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其已，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

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霽然而雨，物之莖葉根垓，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

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揀也商鞅變

秦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嘗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謹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謹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醇酒味甘飲之者相醉不相知薄酒酸若賓主頓蹙夫相謹告薄之驗也謂天謹告會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

論衡 卷十八
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
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繩德行而民
瞳矇、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
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蠢、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
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
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
於今者、人以心准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
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
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

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
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
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
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
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
亦宜玄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
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
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
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

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凡諸恠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溫譴

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

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
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爲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
後雨之一有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
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爲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
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
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
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一有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
其留也、有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
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

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
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
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
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
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
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
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
秋夏之間、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

言衡
卷一
頗為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及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陽為至極字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

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為雷雨乎？堯時大風為害，堯繆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為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為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雪，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為雷雨為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

擊雷作擊

角而怒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

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目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

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

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号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

子當作子

流為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和也之所為到白雉之所為來三王乎周公一有也乎字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夔為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為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簣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睨者大夫之簣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簣蓋禮大夫之簣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為天之所子何為不安

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簣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已非人君也一有也字子路使門人為臣非天之心而妄為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卻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

論衡 卷一
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卽與。曹下案，自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

得之。命數精微，非一卧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

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沉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爲友，圻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友，圻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

俱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爲車，天非以鳥跡命蒼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友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太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鉞殺華吳於宋，命令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瘠狗，瘠狗入華臣之門，華

臣以爲左師來攻已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瘳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倉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沉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

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墜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

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
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
小以大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
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
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
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
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

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
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而醜惡此
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
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
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
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
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
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天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
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

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蠅蜚蠕動、跛行喙息、無有

當作今

異者、此形不異也、占之水火金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蒹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

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偃者抱關係，儒俳優如皆侗長狡，好安得偃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臥者居居，坐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陵，弱衆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

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

論衡 卷一
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
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
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
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
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
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
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
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
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

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
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
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
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
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
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損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
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
累行隱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
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

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又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搃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

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賊、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吝、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鷄、鵠遠而鷄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

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

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旣得天下、無嘉瑞之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卽生聖人、聖人之治、卽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亦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

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

竝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命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

也方今聖明承光武龔孝明有浸豐溢美之化無細
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
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一有為
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書字

論衡卷十八終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a header or title, written in cursive.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continuing the cursive script.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ower down, in cursiv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lower down, in cursive.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ower down, in cursive.